



小说家的散文

邵丽 著

物质女人

邵丽

中国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文联出版社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物质女人/邵丽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9.1

(小说家的散文)

ISBN 978-7-5559-0739-8

I.①物… II.①邵… III.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7814 号

物质女人

选题策划 陈 静

责任编辑 陈 静

书籍设计 刘婉君

责任校对 丁淑芳

责任印制 陈少强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60 000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詹店镇)泰安路

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2527860

目录

辑一 野的草

3

你的母亲还剩多少

11

姥姥和姥姥留下的菜谱

17

姥爷的渔网

22

我的婆婆

26

关于蛇年的记忆及其他

30

陈年旧事

50

家庭菜事

55

定制幸福

60

花间事

66

花间事(二)

73

年之下

79

物质女人

111

衣装亦庄

116

旗袍秀

123

毛尖

127

野的草

辑二 回归泥土

135

刺桐港的繁华及其他

145

巾幗

151

只把他乡作故乡

164

延边人民的菜单

170

闲话盛泽

180

不止湘湖

188

回归泥土

191

到城市去

辑三 宛如清扬

199

小友记

206

归去来

211

宛如清扬

221

有匪君子

231

非常鱼禾与私人传说

236

周庄的王剑冰

240

生命的疼痛不息,就是成长

244

我所理解的写作及其他

A decorative horizontal ornament featuring symmetrical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 on either side of the central text.

辑一 野的草

你的母亲还剩多少

一

一个人认识自己的母亲是从什么时候、从哪个部位开始的？估计这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因为对于孩子来说，当他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最初感知自己的母亲，可能是一只乳头，或者是气味，然后是嘴、鼻子、眼睛、声音，最后才慢慢地拼成一个整体。开始的母亲就像积木，被孩子一块一块、一部分一部分地拼入记忆里。可是，有没有人想过这样的问题：母亲是一点一点地走进我们的生命里，也是一点一点地离开的？她不是一下子就走掉了，而是慢慢地，在我们的忽视里，像春天开河时的冰块，一点一点地融化、融化，然后有一天，突然就被河水卷走了。

那年春节假期我去南方看母亲。她跟着我的小妹一家在深

圳生活,每年我都要看她三两次。这次来深圳我觉得她的样子有点不对头,走路、说话都慢了很多。在我的坚持和反复劝说下,她同意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结果出来,我们被告知她的心血管已经堵塞了百分之六十。我不懂医,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医生说,这说明她的心血管已经有一大半不能工作了,不过像她这样的年龄,也不算什么,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他指着片子上的一个白点说,这个地方很危险,如果有一块斑点脱落把它堵住,就是在手术台前也会丢命的!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拉着母亲的手,紧紧地靠着她,心里凄惶得厉害,五味杂陈。我的只剩下百分之四十心血管功能的母亲,今天怎么如此陌生!也许我们把这仅仅看作是一个病,一个很多老年人都会遇到的病症,可是,往深处想想,事情却不是如此简单——我母亲的一大半心功能已经死掉了,她的生命只是靠另外一小半维持着。那么,如果把一个母亲作为一个整体来打量,谁的母亲经得起这样一笔一笔地计算呢?而且,在我母亲身上,死掉的只是这些吗?虽然很庆幸她身上没有任何一个部位被摘掉或者置换过,可是她的头发已经从满头浓密的黑发变成稀薄的白发。还有,她这一生攒下的记忆,也被时间一点一点地偷去,只剩下一堆乱七八糟的零碎了。这是那个我们一块一块拼起来的母亲吗?是或者不是呢?是那个行如风,坐如钟,大小事情都能拿得起放得下的母亲吗?总有一天,她会与我们相见不相识,也总

有一天, she 会把最后的肉身摆脱掉, 沉入一个再也无法与我们相握的世界里。

那天走到小区外面我就带着母亲下了车。小区门口西边有一家老年人保健品专卖店, 销售一种专门治疗各种老年病的磁疗垫。为了招揽顾客, 这家店天天免费让老年人试用。母亲每天都跟着小区的老人排队等候, 这次我来看她, 她小声跟我说, 想买一台这种机器。我断然拒绝了, 倒不是心疼它的价格可以啃去我半年工资, 而是我明明知道这都是骗人的。我告诉她, 中央电视台已经曝光多少次了, 这是假的, 没用。她说, 我用着就是好, 头也不晕心里也不闷了。我不再和她争执, 给哥哥打电话要他们劝她, 还让小妹专门从网上下载有关上当受骗者的资料拿给她看。她不再跟我提这事了, 可是只要一有工夫, 她就去小区外面排队等候。

今天, 我想, 即使他们是骗人的, 我也心甘情愿地让他们骗一次, 为了我这个残缺不全的母亲! 就是每天都为了她而受骗, 就这个风烛残年的母亲, 还能被人骗几次呢?

二

每次与母亲通电话我总是问她, 还好吧? 当然, 全天下的母亲都是说, 我很好, 没啥事。可是我们问这话有多少是为母亲、多

少是为自己呢？因为她这句“我很好”，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像完成一件任务似的松口气。我最怕母亲反问我，你怎么样啊？因为母亲这句话，问的全部都是我，是我的全部，也全部是为了我，不是为她自己而问。我的一切，她既想知道结果，也想知道每一个细节。可是，我能告诉她吗？人到中年，百口莫辩。说我很好吧，自己都张不开嘴。而且自己的态度在那里摆着，母亲会看不见吗？没有笑过，三句话说不到头就发火。明明不是很好，明明是不好。胸中总有一股无名火让自己怒发冲冠，别扭得像走错了房间而找不到出口似的，怎么说我很好呢？

说我不好吗？我有什么不好呢？钱不比别人挣得少，职位不比人家低，一家人各就各位，各得其所，除了快乐，什么都不缺。可那不快乐也说不出口，仅仅是因为不快乐而不快乐，而已。明明的，知道自己是在作，知道自己是在跟这个世界发狠——你们再如何如何，我就死给你看！

这针锋相对的生活啊，怎么说与母亲听？况且她也未必能听得懂。

可是，跟母亲比起来，我的不快乐算什么呢？二十岁，母亲青枝绿叶地嫁到这个家。那时，她是一个干练的妇女干部，一个职业革命者。但不管在外面她有多光鲜，在家里她只是一个媳妇。当时她面对的是一个油瓶倒了都不会扶的丈夫，一个在大家族长大满脑子男尊女卑的公公，一个有洁癖又爱发脾气的婆婆。日子

比树叶子还稠,我大哥还不会走,二哥已经在娘胎里了。然后是我。三个孩子加起来不满十岁,别说穿衣了,就是饭也吃不囫囵。没办法,母亲含泪把大哥送给乡下一个奶妈寄养,几年后从乡下把他接回来,眼睛里全是陌生的光,他再也没能融入这个家庭。好不容易把我们拉扯得能跑着上学了,又赶上了“文革”。我父亲出身不好,脾气又倔,运动来了,今天被犁一遍,明天被耙一遍。打倒搞臭,再踏只脚;体无完肤,受尽屈辱。可是母亲从来没怯懦过,一滴眼泪都没掉,她用一個固若金汤的家支撑着父亲摇摇欲坠的身体和精神。看见老战友死去,夜里父亲偷偷坐在她面前流泪。她一边纳鞋底子,一边留意着睡得乱七八糟的我们。她不能从自己怎么都挣不够的时间里,抽出片刻工夫去害怕和伤悲。

三

母亲突然老起来是在父亲去世之后。可能她从没想到父亲会死在她前面,或者说她没想到父亲会一言不发就死了。每当她说起父亲,总会痛哭不已。开始我们还陪她流泪,可是时间长了,我们都哭不出来了。我们就劝她说,人走了,生活还得继续。每当听到这话她都委屈得不得了,一脸枯萎的深情,说,你爸就是死,也得留点时间让我伺候他半年几个月,我也不至于这么亏欠他啊!

她亏欠了父亲什么,我们都想不明白。我的父亲,脑子里除了上级指示精神,就是国内外形势,他从来不会关心人。看着我母亲忙得像陀螺一般,他也不会过去帮她一把。有一次,母亲从粮店扛着一袋面粉回来,路上碰见父亲。父亲像没看见似的,夹着公文包低头走他的。每次他在外面应酬回来,不管多晚,母亲都得等着他,还得给他擀杂面条吃。他从来没问过我母亲累不累,也许在他眼里,我母亲的忙碌永远都不是问题,只有干不动活儿了才是问题。每天早上五点不到,母亲就得爬起来给一大家子人做好早饭,晚上不管多晚也得抽时间给老人孩子缝衣服做鞋子,那时候这些东西都是用手一针一线缝出来的。母亲和父亲一样是领导干部,要开会,要安排工作,要应付各种检查。可是,只要农村老家来了人,他不管我母亲有多忙多累,只管安排她做这做那,临走还得把家里的东西收拾一堆给老家人带走。

母亲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父亲在参加革命之前还娶过一个童养媳,生过一个女儿。等她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我二哥已经会走了。母亲没有过多地责怪父亲,每个月都从我们微薄的生活费里拿出二十元钱,让父亲给那农村的娘儿俩捎回去。后来日子稍微宽松一些,母亲常常让父亲把我那姐姐接过来住几天,临走收拾一大包衣服吃食给她带回去。可是,母亲的一番好意,并不能被我的姐姐领会,总是有误解、摩擦、委屈。有时候我实在看不下去,就劝母亲不要迁就她,越惯她事儿越多。母亲说,要是你爸跟

她们在一起,你心里啥味呢?

是啊,诚如是,我心里的滋味肯定也不好受。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跟姐姐哭着抱成一团。那是母亲教会我品尝的另一番滋味,骨肉亲情的滋味。此情可待,也可被忽视和冒犯。

所以我永远弄不明白,母亲亏欠父亲什么呢?也许,在不着边际大而无当的革命道理之外,“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这影响我们几千年的东西,依然是每个人的日常和家常。没有对不对,只有好不好。过去、现在和将来,它都是我们民族血脉的主干。

我不相信我的父母之间有爱情,也不相信没有。她嫁给了他,就得为他生养孩子,赡养父母,伺候他一直到死。一辈子,他们之间就这么点子事儿,是功课,是事业,是道德,也是惩罚。

四

今年阴历四月二十六是我母亲的生日。算起来她已经整整八十岁了。我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于是打过电话后,又心安理得地在家里猫了一天。我坐在阳台上晒太阳,快日落的时候浇了浇花,中间还看了一段电视辩论。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天竟如卸下了重担般的轻松。

不是卸下,是躲避。有时候,躲避比面对更需要勇气。

可是,母亲为什么不会躲避呢?她有的只是忍耐、忍耐、忍

耐。忍耐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人生。母亲这一生,不就是靠这种能力走过来的吗?有人说,中国人太软弱,太能忍。可是,如果套用我母亲的语气说,不忍又怎么样呢?不忍,国家要打仗,不管正义在谁手里,送死的都是平民的血肉之躯;不忍,家庭要破碎,不管挣到多大的自由,伤的都是自己的亲人;不忍,夫妻要离散,耗的是彼此的生命;不忍,朋友要反目,毁的是社会的资源。

这些个大道理小道理,我都懂。可是,我还是得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再也走不进母亲的生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老去,看着她的生命越来越小,越来越少。孝顺既不会成为我的职业,也不会成为我的生活。如果我摒弃一切去孝顺她,就是对她最大的不孝。诸君,我们的母亲啊,她想得到的不是这个,她不觉得我们欠她、该孝顺她。她只想我们比她活得更好,更体面,更省心。只要一息尚存,她就不会给我们添麻烦。如果她用这口气想一件事,那就是: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活给我看!她是这样想的。她一定是这样想的。只因为,她是我们的母亲。